

2308
蓬溪文史資料

第廿八輯

四川蓬溪县政协
文史学习委员会

编



蓬溪文史资料

第二十八辑

四川省蓬溪县政协第六届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

二〇〇〇年三月

封面题字:杨瀑溪

封面设计:胡 整

蓬溪文史资料 第28辑

四川省蓬溪县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字数 11 万字
印数 1—500 册

内部资料性图书准印证 蓬文准(2000)第 012 号

目 录

上甘岭作战,“大哥大”有功	李 夏(1)
实施川中农业综合开发项目	牟国成(13)
粮情今昔	罗正洲(20)
蓬溪县技术监督事业五十年发展历程	雷开太(25)
蓬溪县妇幼保健院在改革中前进	杨仕美(35)
民盟蓬溪总支为蓬溪经济建设服务纪事	刘安武(42)
美国华侨凌光义先生回乡纪实	蒋安康(47)
我做台施接待工作的回忆	姚天争(52)

※ ※ ※

蓬溪古事珍闻五则	李朝正(58)
湖广填四川与蓬溪人口变迁	张永显(68)
漫谈清代蓬溪知县	胡传淮(75)
飞云桥史话	赖显荣(90)
罗衣秀才因何入了《蓬溪县志》	刘受益(98)
蓬溪宋蓬中的宗教石刻	刘新尧(105)
蓬溪壁画知多少	李全民(113)

※ ※ ※

冯楫事略与诗文系年	李朝正(117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杰出的爱国词曲家周岸登	彭静中(125)
周方润事略	岳立言(131)
杨嘉谷传	赵栋材 谭清浩(139)
缅怀全仁山先生	戚朝根(149)
哲学家李世家简介	廖凯荣(151)

※ ※ ※

“川中大乐”发掘整理记	冯光荣(154)
蓬溪县旷继勋烈士纪念馆	唐圣刚(158)
定香寺杂忆	石鉴明(165)
蓬溪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简况	申红新(171)
蓬溪县新华书店发展壮大纪实	周 敏(175)
下河街小学创建市级文明单位经过	苏知海(182)

上甘岭作战 “大哥大”有功

李 夏

我和朋友们摆龙门阵，刚说个开头“打上甘岭，用大哥大”。他们便说，你的牛皮也吹得太大了罢，谁都知道“大哥大”是这几年才兴起来的嘛，47年前连“小哥大”都没出世，哪里来的“大哥大”呢？我说，那时候我们用的是“爷爷辈的大哥大”，现在用的是“孙子辈的大哥大”。要是不信，听我讲完这个故事再说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

1952年11月初，我92团2营，接受了反击上甘岭537.7北山高地的任务，进入阵地前，团政治处宣传股派我随二营参加反击，同时收集战斗中的英雄模范事迹。二营有位参谋名叫范树桥，是我们同期参军的成都人，在军政大学是同学，我到二营参加反击这几天一直和他在一起。在反击和巩固阵地过程中，我看见他一直负责营的通讯联络工作，这里就单说阵地上他用“大哥大”的事。

11月11日夜8时，我随二营到上所里团北山下集结地，团指挥所就在半山上，距敌我争夺的537.7北山高地，还不到1000米。敌炮封锁很严密，炮弹不断在周围爆炸。出发前副团长姚履范赶来向我们介绍前敌近况，同时说要给二营配属一台步谈机。二营营长听到这个消息，是很高兴的。不一会，

当我们正要向一线开进时,报话员和他的助手背着步谈机来向营长报到了,背机子的叫程英杰,20来岁,中等身材,一张苍白而清瘦的脸,眼睛熬得红红的,显得十分疲倦的样子。他厚厚的嘴唇,不爱说话,但说起话来挺和气的。另一位是他的助手,入伍不久的一位新兵,个子不高,挺活跃,又爱说,又爱笑,以后大伙都叫他“小鬼”。听他俩介绍说,他们是刚完成了一项战斗通信任务从阵地上下来,本来上级是要他们到后方去休息几天,可是,他们听说又有新任务了,要反击敌人,便再三要求配属到我们二营来参加反击,再完成一次战斗通讯联络任务。有这样不怕苦,不怕危险的好战士,营首长当然是很欢迎的了,向他们说了些欢迎和勉励的话后,随即对范树桥和我说:“你们要好好招护他们,这可是我们这次作战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保障啊?”。这样,报话员就和我们一齐行动了。至今,我还记得他在这次战斗中的许多动人的故事。步谈机又叫报话机,像今天的“大哥大”一样,不用拉电线就可以进行通话联络。不过,那时的步谈机远没有现在的“大哥大”功能强大,可以“腰拉大哥大,走遍天下能通话。”也没有现在“大哥大”那么小巧,可以放在衣服兜里。那时是“爷爷辈的大哥大”,它的体积比现在的“大哥大”要大10倍到20倍,像块绿色的大号长砖头,用皮带斜背在肩上;通话范围也只有几千公尺,还要有经过训练的专职报话员来操作。可是,这在当时,算是先进的通讯工具了,只有在打仗时,一个团才临时配属两三台,我们二营上前线,配属一台,还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了。

我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,在黑夜里一同行进,不一会就

到了前沿阵地后边的一条短小的坑道，在这里建立了营部前沿指挥所。各连也也相继进入了各自的冲锋出发位置，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，营长叫报话员用步谈机向团指挥所作了报告。此后，就在焦急地等待着发起反击时刻的到来。

11月12日下午4时，听见我们的大炮向敌人占领的阵地急袭开始了。

“嗖——咣！嗖——咣！嚯！嚯！嚯！”炮弹倾盆不断地从头顶掠过的声音，一阵紧似一阵。炮弹的爆炸点离我们只有百十来米，似乎听见是金鼓齐鸣，觉得大地在震撼。尤其这“嚯！嚯！嚯”从头顶飞过的声音，使我们格外兴奋、鼓舞。因为那就是敌人闻声丧胆的卡秋莎火箭弹在空中掠过的声音，它会在顷刻之间，便可把敌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后，占领的我方537.7北山阵地变成一片火海。

天气阴沉，暮色苍茫。我们的炮火刚向敌后一延伸，按预先设定的战斗方案，二营各连的突击队战士们便开始发起冲锋，反击开始了。紧接着阵地上响起了激烈的冲锋枪、步枪、手榴弹和机关枪混在一起的爆炸声，这是我们各连队在按预定的方案动作在运动。不一会，听见各种声音渐稀起来，显然，这传递着反击胜利的信号，紧接着各连恢复阵地的胜利捷报，和人员损失情况，不断传到营里来，报话员用了不到半分钟，就快速用密码向团指挥所把情况回接了。

在 坑 道 里

连队前进了，我们随营部抓住这个时机，冒着炮弹爆炸的

气浪，穿过滚滚的硝烟，踩着炮弹翻犁过数十遍的酥土，到达了预定的营指挥所的位置——537.7北山阵地一号坑道。一进坑道，和往次一样，我们要用步谈机向团指挥所报告所在的位置，范树桥对程英杰说，快与团指挥所联络。

“北京，北京，我是杭州，我是杭州，回答，回答！”程英杰拿着步谈机，一再重复着这句话，急得他脸上的汗水一串串流下来，额头的青筋一条条的凸起。声音都呼叫得沙哑了，就是听不见回答，耳机里只有沙沙的电流声。小鬼在一旁直楞楞地瞪着两眼盯着他，显出紧张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情，不时轻轻地问道：

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联系不通呢！”

“天线和机子我都检查过了，没有毛病，机子都发热了，就是联络不通，这真是个新问题！”程英杰对小鬼谈。

敌人在不断进行反扑，情况这样紧急，若联络不通，团指挥所不了解前面的情况，前面得不到炮火的及时地支援，战斗就会受到影响，重任系于一机，怎么办呢？

步谈机这新玩意儿硬是不行的，联络讲究三快（即开机、通话、关机要快），避免被敌人电台发现，敌人的电台发现了是会进行强烈的干挠的。发报要快，这个“快”字，像葛藤条一样紧紧地缠绕在他们心里。大约沉默了几秒钟，只见程英杰把嘴一闭，顿时眼里好象喷射出火花一样，从牙缝里狠狠地迸出一个“走”字，他俩站起来就往坑道外面走。范树桥问他们走到那里去，他们没有回答，见他们一闪，就出了坑道口。他急忙追了出去。外面敌人打来的炮弹，不停地在洞口附近

爆炸，弹片和掀起的泥土像雨点一样一拨接一拨不停地飞落下来；敌人的大口径机关枪封锁着洞口，在不断扫射，像蝗虫一样一串串曳光弹，从头上飞过。范树桥看见他们俩在坑道口侧面，找了个有利地形，冒着弹雨在进行联络。说来也怪，一出坑道口就联络通了。可是，再进坑道时，又联络不通了。这样经过几次试验，才弄明白，是坑道里的原因，可能这个坑道靠近金属矿，对机子有干扰。

于是，只好把带来的软天线安装在坑道口，人在坑道里进行联络。通过步谈机，传回了营首长一次又一次向团指挥所的报告，步谈机及时调来炮火，杀伤了一批又一批反扑的敌人。

一 根 火 钩 子

战线向前推进，二营全部恢复了 537.7 北山阵地，为了便于就近指挥和观察，营长指挥要更靠前一些，决定转移到一号坑道上边的那个小坑道去。这条坑道原来是友邻部队过去修坑道时，安铁匠炉，打铁修钢钎的地方，坑道狭窄得很，前半截是步兵掩体，战士们卧在掩体里向敌人射击，后半截就是营指挥所。营指挥所人本人不多，但也挤得满满的。进坑道不一会，天已大亮，敌人反扑更加疯狂了，飞机轮番轰炸后，千百颗炮弹枪弹一齐倾泻过来，接着敌人步兵趁机冲了上来，妄想夺回这个高地，战斗十分激烈。我们的战士，坚定沉着地狙击着。由于许多战士负伤或上来人补充，上来下去的人都经过我们这条坑道附近，这样，我们这个坑道，被敌人作为重点打

击的目标，不断的用机枪和大炮封锁坑道口及附近一片地方，炮弹一次又一次的炸断了伸出坑道口的步谈机的软天线。原来也曾估计到会出现这个情况，带了备用天线。可是，经不住多次被炸断，一天下来，都已经成了两个半截天线了。后来，把两根半截天线接到一块，也不够长了，便把报话机尽量移近坑道口，也只刚好够长。正在这时，观察员又报告：“十三号地区出现敌人 10 多辆坦克，正向我阵地运动。”营长命令：“必须立即向团指挥所报告，要求炮火截击坦克。”营长叫程英杰快点把这个情报发回去。程英杰刚一叫通，密码还未全发出去，天线突然又被打断了。耳机里的声音立即变得微弱起来，直到听不清楚。可程英杰还是快速地把情报勉强发了出去，但是，对方的回答尽是：“重复、重复”的声音。机不可失，紧急关头，真急死人！战况发展迅速，抓住战机，刻不容缓，晚通一分钟，就要增加守阵地的连队战士们一分困难。可是步谈机再也不能往洞口外移了，因为，要是把机子打坏了，麻烦就更大了。

小鬼捏着天线头看了又看，眼睛直楞楞地转，突然失声叫道：“行！我来！”只见他爬在坑道口上，右手捏着线头，把左手伸出坑道口去，眼睛一闭，便叫道：“组长快讲！快讲！”他是想用身体来当天线。可是没有解决问题，仍然没有联络通。程英杰抬头一看说话：

“这又不是有线电话，可以用身体传导，你还是在坑道里找找，看有快丝没有。”

小鬼听说找铁丝，好像才醒情过来，丢了线头就在坑道里

东翻西寻。大家也都七手八脚的给找起来。一会小鬼喜悦的喊道：“找到了，找到了！”

我回头一看，见他手上拿的是一根打铁用的火钩子，接着他又说道：

“这家伙是铁的，可能能行。”

他便急急忙忙把火钩子接到天线上，刚刚伸出坑道，步谈机的声音立即大起来了。

不一会，听见我们的炮群开始射击了，炮弹“嗖！嗖！嗖”地从我们的头顶飞过。接着，就听见阵地上一片欢呼叫好声：“打得好呀！打得好！炮兵老大哥长了千里眼了！”后来传来群息说，我们的炮弹一群群，在敌人坦克群里爆炸开来，把敌坦克炸得一片火海，只剩两三辆负伤的坦克赶快掉过头来，往回跑去了。

这时，大伙都用敬慕的眼光看着程英杰他们俩说：“真会想办法，真有办法！”

不知道谁有旁插嘴说：

“真不简单呀，靠一根火钩子，打掉敌人 10 来辆坦克呀！”说的大家都大笑起来。

一 滴 滴 水

夜幕渐渐降下来了，炮火稀疏，降地渐渐安静，天上几颗星是在云杂里忽隐忽现，这与白天那拼争阵地的战火白热劲比起来显得沉静得多了。即便枪炮声还是不断，见营长这时紧闭着双眼，右手不断的拍打着膝盖，大概在考虑战斗情况。

教导员借着手电筒的光亮不知在小本子上写着些什么。

不知是谁突然叫了声“水！”坑道里立即沸腾起来了。“水”，这时候要是有水那该是多么宝贵啊！在战斗紧张的时刻谁都不觉得需要，可是在这样的时刻都感觉到它的迫切急需了。已经是三天三夜滴水未沾，舌头像是一块干焦了的木头，没有一点津液，在嘴里一转动，摩擦得嘴里上天膛精疼；嘴也干裂得开了口。常言说的好：“通讯员的腿，报话员的嘴。”这话确实不假，这时，报话员需要水，比起我们来显得更需要了。教导员用手电一照，只见“小鬼”用手指着鼻尖，虚闭着眼睛说：“这不是？头顶上就有自来水，正一点一点直往下滴啦！刚才这一点，滴到我额上又流到这来了。”这句话，说得大伙都笑起来。

“真是个小鬼！”

但他不服气的说：“你们不喝就算了，我有办法。”

他随手取下腰间的磁碗，在滴水的地方接着，大约一秒钟可以听见“嗒”的一声，过十来分钟也就有了一口。大伙见这办法不错，都这样接水，虽然这是微不足道的一点水，但在饥渴逼人的情况下，也能解决一点问题。

小鬼接了一口水，递给程英杰喝，程又递给营首长，大家都不喝，你推我让的，结果轮到“小鬼”的时候，他总要想方设法的少喝点，只把嘴唇润一润，多的留给程英杰喝。

可是大家喝着这水。感觉得和平常喝的水味道不一样，很难喝的。是的，这那里是水，原来这坑道小，人多，热气上腾，在冰凉的石岩顶上凝结起来的水气，所以又苦又涩，还夹

杂着一股火药味，不管怎样吧，总还能解决了点问题，所以大伙都诙谐地给它取个名字，叫“人造水”，这名字还是相当确切的呢。

一 场 智 斗

小鬼替换程英杰，让他休息一会，可他接过步谈机，怎么也给主台联络不通，急得满头是汗，两只手把送话器换过去、换过来，不时把耳机推上推下，刻度从零扭到9又扭回来，还是不行，只得仍让给程英杰来操作。程英杰接过耳机子，检查了一下便操作起来。我见他眼睛死死的盯着刻度盘，右手慢慢的转动着，嘴闭得紧紧地，有时突然间脸色开朗起来，急急的呼叫几句密码，便马上又停止下来，眉头一皱，把头微微摆动几下，手把刻度盘东一扭，西一转的，嘴里阴一句，阳一句的喊着，就这样反反复复断断续续的，可还是没有见他把情报发出去。我用一种疑惑的目光注视着他，心里暗暗想，他的表现是一贯很沉着，这会儿，咋变成这样子呢？但不知他在干什么，只见他的样情紧张，又视专注，不好问他。正在这时，只见他眼睛闪动了几下，几乎把嘴碰在送话盒上，哗、哗、哗地一口气把报发出去，然后长长嘘了一口气，脸上浮现一种挑战胜利似的微笑。我看到这情况不禁随口问道：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他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刚才我同敌人打了一仗，当然我还是打胜了，完成了任务。因为，我们把人家的坦克报销了，人家也在研究，找原因啦。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阵地上有报话机，查

出了我们的位置,用机枪大炮没有破坏掉,就用电台来围剿。这回,敌人狡猾厉害,用了好几部电台对付我,企图专门来压断我们的机子通话,迫使我们中断联络。以前,我们学习过在敌人强烈干扰情况下的联络,但情况没这次激烈复杂。这次,不但敌人的机子多,而且电力强。我这机子小,电力小,若不灵活点,就很难完成任务。刚开始时,我的办法还是对付不了,接着,我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,到另外的频道上去佯装发报,敌人的电台立即追过来,我就变被动为主动。你不是看见我先前是像乱了套似的拨弄刻度盘吗?就在那时候我东一下,西一下,高一句,低一句的说话,是在误导敌人的电台,使敌人捉摸不定我的动向,然后我抓准间隙,调准刻度,快速发报。这个办法果然灵验,敌人上了圈套,我把情报顺利地发了回去。”他说到这里又微微地一笑。我接着问道:

“你这样乱调整,我们主台怎样知道呢?”“敌台跟着我转,我移到那个频道,他们就赶紧追到那里,我用这个办法把敌台搞得懵头转向后,我发报的时候,其实,还是用的原来主台所规定的那个频道的。”

他这一说,我也笑起来了,笑我自己的对电波战的认识太幼稚。

电 池 用 完 了

“小鬼,你听!”程英杰说。

他伸过头贴在耳机上听了听说:

“这是什么声音,沙沙响得这样厉害。”

这是电池要用完了的信号。”

“咋办呢？”

听到他俩这段对话后也楞了一下，想到目前唯一与团指挥所联系的就靠这台机子，可以说这台机子是我们胜利的保障，要是没电池失去了联络，那问题就严重了。范树桥赶忙转过头去对他说：“我马上派人回团指挥所去拿电池？”

小鬼听到“拿”字，立即说道：

“我去。”话音一落，他就想跑出坑道，程英杰阻止说：

“不用去啦，我已问过家里，说现在团指挥所没有，要到夜里才运得上来。”

“现在到夜里还有4个小时，战斗还在不断地进行着，这样长的时间不联络那能行呢？”我接着说话。

程英杰考虑了一下说：

“我看用火烤一烤，可能还能支持几个钟头的吧。”

为了用火烤电池，我们便在坑道里找来一些破布、木屑堆在一起，为了使它燃得大点、快点，我还找到一些带油性的冻疮膏，把它抹在木屑上。一切具备，可是火种又从那来呢？我们被这断问题楞住了，通讯员霍道元听说要火，赶忙摸出一个火柴盒来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只有一根火柴，这真是一发千钧。大伙商量一下，还是叫程英杰来擦火柴，因为他做事情要细致一些。我见他接过火柴，手也有些发抖，显然，心里也有些紧张。希望就在这一根火柴上了，也许，叫谁来擦，也是一样的心情吧。只听“噼”的一声，火星一溅，火花闪烁了几下，差一点熄了。大伙的目光集中在火柴头上，几颗紧张的心，被这火

花的闪动扣得紧紧的。还好，程英杰急忙将火柴棍转动了几下，火，竟然着起来了，随着渐渐明亮起来的微弱光亮，坑道里的空气也活跃起来，便七手八脚地把火升着，不一会就把电池烤好了。这一根本来要中断了的联络线，一根火柴又勉强地把它又接起来了，恢复了生机。大伙这才松了好大一口气。虽然这根火柴使我们受了一场虚惊，但总还算是解决了4个小时的联络问题，所以心里还感到很愉快。到了傍晚，我们就收到了后方送来的新电池了。

从11月12日反击成功，进入阵地，坚守到11月16日下午，把阵地交给兄弟部队，我们和战友程英杰等人，伴着那台老爷子“大哥大”，在上甘岭537.7北山阵地上战斗了4天4夜。尽管当时用那个初生不久的第一代“大哥大”很不完善，使我们遇到了种种难题，但是，都被智慧的报话员程英杰克服了，为我们营完成战斗任务，立下了功勋。现在已经是47年过去，看到孙子辈的“大哥大”在而今世上大显身手，我就自然回忆起了它的“爷爷”的往事。

当我们把《大哥大爷爷的故事》讲完了，听故事的朋友再也不说我是在吹牛了。

(作者系四川蓬溪县人，北京出版社工作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章获得者)